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鑑

熊繩祖

熊音鏘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

南中王門學案

劉秉楨

李真寶

重刊

熊榮祖

周聯慶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
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
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
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
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

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
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
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
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
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元以諸生旅見
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緒書始契於心遂
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論學者千聖之學不外
於心惟枯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
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

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
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元談學不
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
華亭人嘉靖丙辰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
其軍因束修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鋐
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鋐執筆南江立而庭辯
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
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
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

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卽嘵嘵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咀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吉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

叅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
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
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
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
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
南左叅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
式祕圖楊珂之間非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
謚定肅涇縣人師事縚山蕭良幹字以甯號拙齋仕
至陝西布政使師縚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

力也戚哀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
廓商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
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
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
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
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
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外而入非良知
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
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

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榮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卽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

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叅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

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悟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留守衛人厯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厯官南禮部

尙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南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鑑

豫章後學

徐兆瀾

熊榮祖

周聯慶

重刊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劉秉楨

李真實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述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叅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贊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

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釐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標轍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間

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
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
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
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
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
本體澄然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
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
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卽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
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

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周衝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敎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虞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卽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爲新泉間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純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

心體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